東溪集 甲

東溪集卷之七目錄

題辭
題五山說林
題丙子錄
題補閒集
題荷潭野乘
題李海龍千字書
跋
書楓溪蠡會後
書私稿後
題霽湖詩話
題破閒集
題於于野談
題夢戲譜
河東詞賦箋註跋
宜寧南氏世乘跋

祭文

行判中樞府事李尚真致祭文

副提學尹搢致祭文

處致祭文

飛鳳書院致祭文代作

天柱峯祈雨祭文

白嶽山祈雨祭文

漢江祈雨祭文

祭族兄晚休公文

告文

雙嶺犍川等戰亡十一贈執義金時習致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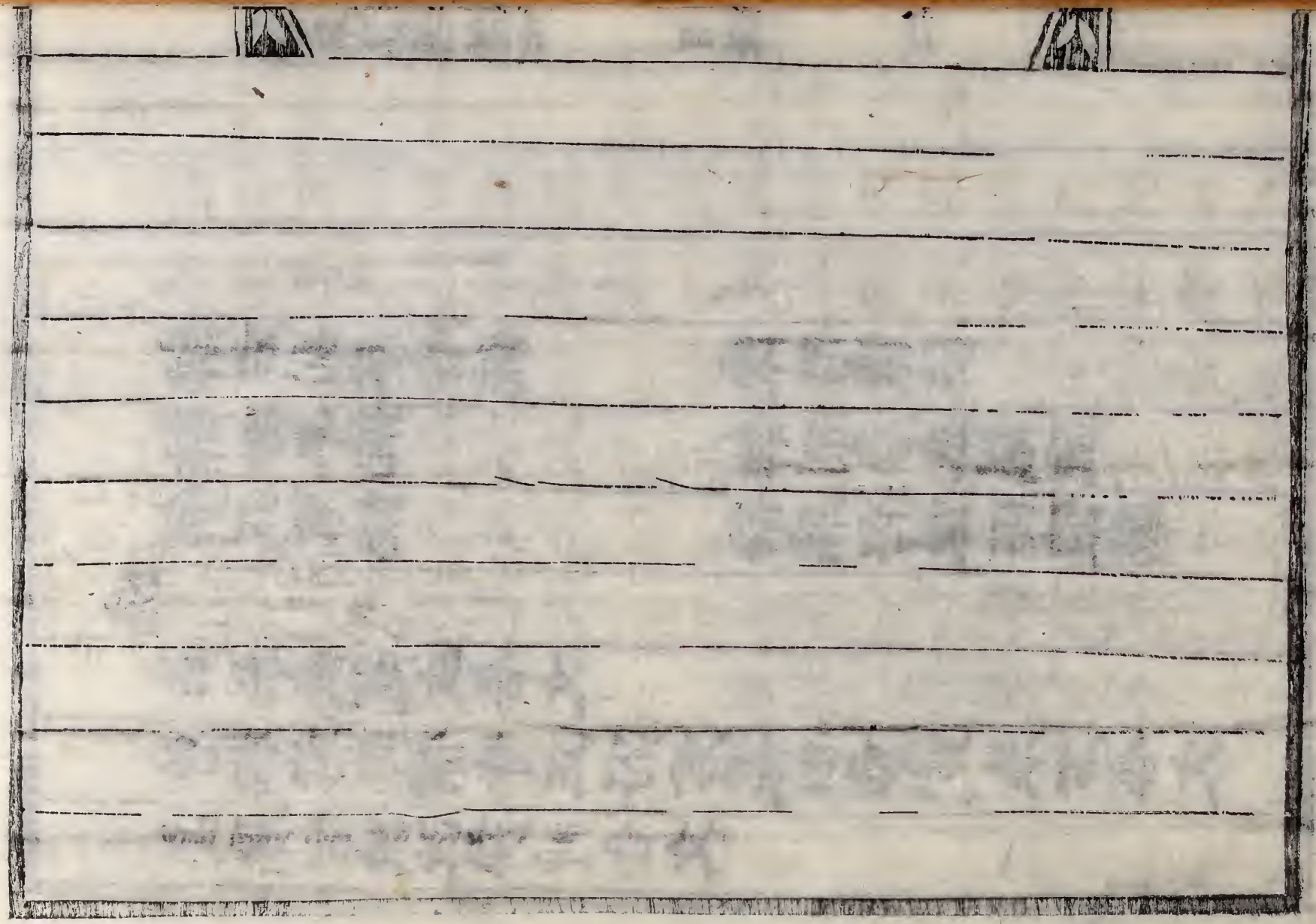
三角山祈雨祭文

木覓山祈雨祭文

祭從兄叅議公文

祭金遇卿聖臣文

高麗智陵改泗州告文
曾祖考司僕寺正府君墓改泗州建表石告文
亡弟改題主告文
疏
辭正言疏
辭持平疏
辭右副承旨疏
辭職仍陳所懷疏
辭刑曹參議疏
陳所懷疏



東溪集卷之七

題辭

題五山說林

五山說林韋天輅復元之所著也我　朝文章盛於宣廟時天輅以大手擅名一代諸公皆畏之有五山集幾卷未及入梓而人多傳寶之今觀是書蓋擬東坡志林而作然其記　國朝故實多取俗傳俚誕不足考信其詩話亦無發明古人微意者間或有鍛記處世言五山輕率無儀於此亦可槩想矣雖然以其五山所為譚者多傳稱焉茲錄之云

題霽湖詩話

霽湖詩話梁慶遇所著也慶遇字子漸一號泰巖以詩鳴於湖南久為學官出入於一時諸鉅公門下諸公皆為之傾倒今觀其論詩殊有意致及叙諸公詞場勝事語簡核而無浮誇其可傳也審矣第李義山白石運花誰所供一律頷聯與尾聯互相移易則不但律法為順語脉亦不顛本集所載明有錯誤而今乃謂之變體則未及詳究而然歟又世傳慶遇嘗訾議東岳詩東岳甚嗛之至不欲相見云而此書獨並稱岳詩豈傳之者訛耶抑別有指意而然耶並識之

題丙子錄

嗚呼丙丁之亂可謂盡矣數月之間　宗社淪陷有國以来所未聞也其昔潛谷金相公奉使在燕京聞變歸哭於闕門外華人来慰之曰白登之圍七日爾古今猶稱其危況千乘之君四十日嬰城此義聲足暴於天下嗚呼斯言信然矣顧其昔變出倉卒公私記籍未有詳盡者山城日記及江都錄數本傳於世或未知出於誰氏所記而毋論其詳略之不同是非褒貶亦大有徑庭者豈兵戈擾攘之中傳聞各異而然耶抑好惡之私有所偏僻而然耶傳曰盡信書不

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經傳猶然況野史之流乎茲並錄之以補太史氏擇焉

題破閒集

破閒集高麗學士李仁老眉叟之所撰也眉叟以文章鳴於麗朝中葉所著詩文亦多湮沒罕傳獨是集刊行於世我東文獻始盛於麗朝名公才士之專場一皆者代不乏人其遺集之傳後者殆不過數三子而止良可惜也詩文猶然況詩話小說之流乎幸賴是集及補閒櫟翁稗說流傳不亡前代故實及詞人墨客之所嘗撚鬚擲肝腎以覬傳稱於後人者猶

可概見其一二則藝苑尚論之士其可舍旃茲錄之

題補閒集

補閒高麗太尉崔滋所撰也其自序盡之矣太尉生於麗朝中葉而名賢文集惟止數十家自餘名章秀句皆湮沒無聞云爾則況在今累百年之後乎序中所錄諸公無論其詩文之不傳後生末學亦未詳其姓名之為何人我東文獻之不足良可慨也尚賴此書之存使談藝者徵信其一二其不可不傳也審矣中篇侍中上杜國一條未免泛言卒章之病其無烟燭不速實一絶直童穉語耳芝峯類說認為崔文憲

所作而箕雅仍之譌誤可笑茲並識之以備觀者察焉

題於委野談

於于野談柳夢寅之所著也夢寅字應文號良菴宣廟朝登第嘗光顯於昏朝矣及反正後作寡婦詞曰七十老寡婦寂寞守空閨傍人勸改嫁善男顏如玉嘗讀女士詩粗聞任姒訓白髮作春容寧不愧脂粉俄有以反告者遂坐誅其所著述散亡殆無餘存獨野談傳行於世以其多說委巷可笑之事人頗稱道然夢寅為人浮誕其說國朝典故失實甚多又以

婦孺俚諺叅錯其間張文忠公於漫筆固已譏之矣以今觀之傳奇小說雖不必一一據實而亦自有其體乃欲馳騁其文辭摸擬莊馬篇法亦已失小說之體矣及其文章信美矣自許太過至欲凌駕歐陽可見浮誕之一事也茲並錄之

題荷潭野乘

荷潭野乘金尚書時讓之所著也公字子中以幹略強記見稱於 長陵時出制戎閫入判度支勞勣實著所撰有紫海筆談荷潭破寂錄涪溪記聞揔名之曰荷潭野乘今觀其書是非廢興固未知一一得中

然語多誕實無浮誇之病自光海時至　仁廟末季時事世變之大者可以槩見掌故氏所不可遺者茲錄之云

題象戲譜

象戲賤技也亡之亦可奚以譜為然夫子言之不有博奕者乎猶賢乎已象戲亦博奕之類也今夫圍碁彈碁摴蒱攤牌皆有其譜則象戲獨可無譜乎哉其法具載張文忠所著志中與中國之法少異而上自薦紳大夫下至委巷兒童靡不習知間亦有酷喜者蓋其器易具其法最簡其術亦巧故也余在南漢時

令将校輩對局以為消遣公餘之資有李時酋者善於其技多識其譜試令集而圖之仍作解於其下其勢凡若干而無非肯綮難解者也以其譜尋之無不技分而縷析肬通而理解有若川漬河決而不可禦也鬼設神施而不可測也終至濟危而獲安曰敗而得勝其為術亦奇矣雖然徐而觀之亦無甚異思之必慎察之必精度之必審應之必敏捨之也欲其決取之也欲其勇無或先焉而失序無或後焉而失機既不可以躁心求之又不可以驕心乘之心與目相凝目與手相應載變載化乃通其窮不徐不疾乃得

其中蓋未有不積累其功而能臻斯妙者也噫對局相爭出奇賭勝斯固近於用兵者之道然苟能推理而究之何物不然何事不然笞者匠斫輪桓公悟治國之法庖丁解牛惠文得養生之術梓人可喻於宰相種樹可喻於牧守舞劒可移於戲墨磨針可移於讀書苟有善觀於此譜者奚止於象戲而已哉

題李海龍千字書

李主簿海龍以善書著於　宣廟朝嘗西隨儐使東渡日本稱華國手與韓石峯濩齊名韓書病於為戈見李所書輒懨然沙峴將建楊蒼嶼碑華人擇東國

善書者終以命李韓至失溺云余嘗從其曾孫後勳求觀其遺跡兵亂後散軼只有千字文一冊初頗謹正後轉縱肆蓋一筆所揮也石峯亦嘗奉　敎書千字文盡其精力以今比觀家鷄埜鶩雖未易別其貴賤然玉環飛燕固不可異其愛憎若仍至湮沒則甚可惜也遂俾其玄孫春發搨摹而付諸剞劂以壽之李自騄北岳其裔孫頗多能世其箕裘今於斯後盡誠奔走不辭勞若亦可嘉也已並為之識

跋

書楓溪蠡會後

右楓溪蠡會明察上人之所著也上人不但有慧業能通吾儒書善屬詩文偏游東國名山於其仙真之所徜徉靈異之所胥蠁者窮探冥搜既詠之以詩仍記之以文讀之別界奇勝洞天煙霞森羅於眼前恍然超埃壒抱沆瀣接若士而游汗漫其勝於宗少文丹青遠矣先輩送人之關東詩曰少因多病今傷老孤負名山此百年余常誦此輒慨歎於心者久矣記黃蛇歲在泛波亭與霜峯老禪剪燭相對歷論恨恨頭流妙香之勝至今每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今又於朱墨倥傯中得此卷讀之孤負名山之恨差可自

慰也耶霜峯名淨源即上人之師凡而亦能文詞遂并識之乙亥季夏下浣如心道人題

河東詞賦箋註跋

右柳子厚辭賦若干篇子厚以高才博學擯逐於蠻瘴間轗軻挫抑湮鬱以其雄深雅健之文發其幽悄感憤之思騷騷乎澤畔遺音蓋元子之於越石百非魏晉以來不病而強呻者比也余自幼喜讀其懲答諸篇而病其深奥難曉頗質之於先輩亦不能盡通乃廣覓諸家疏釋參攷史傳類書綜會縷析雖不知果不失子厚本旨而宿昔之所疑晦則亦已洞

然矣遂錄為箋註既已自備遺忘且以貽初學質問者噫有意於詞賦者孰不祖屈而宗宋哉雕篆絺繡失之愈遠邇乎其希音之不嗣久矣不入其門不見其室不沿其流不辨其源三閭之羙室靈源未易徑造其門之正流之近捨是集焉求哉並為讀者告焉

書私稿後

右自乙丑春至己巳初秋所作也多出於率率倦應之中其餘則道途羈旅之際呻吟所發予羙所謂詩篇渾漫興亦不待老奈矣間或有軼而不記者已記者又不忍棄藏諸巾衍以比獎帚云己巳孟秋上浣

書于泛波亭上

宜寧南氏世乘跋

右宜寧南氏世乘宜寧南多安磐所編也余受而讀之有以知南氏世德之懿多安孝思之勤也余嘗竊謂我東世族與三代時列國相似蓋列國之始莫不以功以德生而輔佑聖賢沒而慶流支裔傳國綿祚與其宗室相終始則其理宜然也今以南氏之乘驗之忠景公雲從於 聖祖開翊之際忠簡公鴻漸於英陵在宥之日仍祖孫登台鉉豐功茂德記在彝器其奕世蟬嫣簪組不絶三百季于茲者亦非幸也

猗歟盛哉噫故家世胄或不能守其青氊荒墜厥緒此固亡論其或承藉世蔭以自表見者問其先德故閥尠有能詳者惡在其能為後也今多安獨能記載採錄若是勤備其亦賢矣雖然多安之為此書者將昭德焯烈罔俾泯沒於世已乎抑尋徽擬休欲作訓範於世也耶詩不云乎孝思不匱永錫爾類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多安若能因此書知其先祖之修之於身行之於家于以尊主庇民為國宗臣垂裕後昆者盖有其道而思所以無忝焉既以戒之於其身且以勗之於諸宗遺之於子孫俾其先烈勿替引之則

斯又豈但為南氏一門之福而已多安勉之哉

祭文

行判中樞府事李尚真致祭文

宏量天賦瓌材寡儷既孝且友是為根柢名祖之孫家聲克繼起自南服蜚英早歲受簡　仁廟秉筆螭陛粤暨　兩朝仍逢盛際臺省清要駿步無泥長孺戇直誠功獻替大防公忠意絶偏係當官盡心惟以義制遇事直前利害靡計萬牛難廻一鶚高厲皐比寵錫　宸奬昭揭同朝聳心四方拭睇畿邑牧疲溝瘠霑惠南國觀風詠播棠憇庖丁解牛芒刃不敝出

入內外積有勞勩天曹秉銓遂揔百隸甄叙惟公振
拔淹滯亦長司馬爰董禁衛戎政克詰庶務剗獘逮
予嗣服罙托深契黃扉爰立川楫金礪給扶上
殿待以優禮倚惟柱石信若龜筮貞邁寒松辣甚老
桂逆耳之言惠我良劑匪惟　隆知輿望實繫病辭
機務連章乃遂身雖處閒不替陳閉有懷必聞事無
巨細數畝非已四知恒勵清苦一節亦足範世尚冀
胡耇亦克有濟云何一疾風燭遽掣士林相弔朝野
失涕一老不遺天道跋盭追惟忠勤痛悼焉逮往歲
行遣薄言荒裔黃髮無愆丹書即洗隱卒崇終俾從

典例憂愛靡他　予非不諦九原難作哀此長逝不
昧者存庶歆斯祭

副提學尹搢致祭文

姿性端潔識度淵凝忠孝傳家詩禮服膺自在布韋
譽望寔弘明廷獨對大魁遂升荐蒙　簡擢式致騫
騰　禁闥補拾省閣風稜司功歷試胄筵間登高衢
騁驥積風摶鵬乃祖誠節庶幾克繩名愈顯敭志益
戒兢辭內居外迺淳迺綾浮榮何有遂初可憑龜曳
樂泥鵠舉遠矰爵祿灰心勇退斯能疏廣匹休若水
齊稱桑梓優游某水某陵一卧田廬廿載猶仍玩心

圖書劘道親用滋垢不到志氣罙澂貞操清規懦頑
可興經帷憲臺虛位屢徵不易其方君子之恒想懷
高標悵歎每增何言一朝奄忽風燈士林相吊誰式
誰矜舊臣多凋屯運方乘九原難作痛惜何勝酹茲
洞酌尚其歆予

雙嶺獐川等戰亡十一處致祭文

寃鬱之氣寔干天和為眚為蠥延作民疴今茲癘疫
見聞未曾閱夏徂冬火揚霧蒸連都徧邑彌亘八道
深山窮海靡遠不到呻痛相聞尩骼交横襁褓無切
藥餌失靈哀哀夭札孰非赤子晝夜憂遑若瘝在己

靜念咎徵罔知攸為睠言國殤惄焉興悲往丁百六
王國有難荷戈執殳矢遏寇乳兵殘敵強義重身微
游魂血汚復矢焉歸悲纏猿鶴憤結風雲愁祲晝凝
惡號夜聞山空野闃香火無主地久天長苦恨誰訴
茲涓吉辰特賜芬苾顯幽無間死生理一生既殉國
死其可諼諒　予悃誠觧爾煩寃祥氛是導厲鬼是
驅民命俾續國脉俾蘇邦有祀典亦永依食故茲諭
示想宜歆格

贈執義金時習致祭文

山河孕秀奎壁垂精淑氣肸蠁異人篤生纔及髫齔

靈慧天成哦詩綴文筆落人驚　九重垂奬五歲傳
名瓌材昂霄利刃發硎咸推席珍共佇時英道方撫
壯運值横庚義同辭周事類逃荆龍宮托身獨保艱
貞楚路歌鳳誰識危情追随挽達詆罵公卿跡佛心
儒言放身清空山聽騷悲涕縱横渭川題詩感慨交
并氷霜皎潔滓垢不嬰日月光明節義可爭　先朝
有命立傳闡明百世在下倫常弗傾曰　予修曠縟
禮肇行成朴諸臣亦已麋旌矧茲高躅夙懷風聲爰
贈憲職式奠醴牲不昧者存尚歆　予誠

飛鳳書院致祭文代作

天降睿哲俾覺後知繄朱文公百代之師近宗濂洛
遠泝洙泗道成德全出類拔萃千五百年聖學復章
教被中國澤漸海邦年代已逖風軌可述壤地雖偏
尊尚彌切睠彼延府祠廟孔羨誰其侑之曰崔金李
惟茲文獻勝國宏儒文章節義爲世型模旹當佞佛
舉國奔馳肇興庠序獨尊宣尼齊分九號徒冠十二
文不墜地寔誰之賜　國朝道學倡自文敬小學悟
非用基作聖潦止霽行卓識高見亦既善誘教誨不
倦獜生不辰玉遭岡焚身夭一時道壽千春亦惟文
成高才邃學不由師承獨尋正脉道器之辨四七之

論探奥發微摑捧血痕契合　宣廟庶興至治天不
憖遺未究厥施三賢之生雖不並時功存後學異世
同程考亭緒言賴以益明矧彼遺躅俱在海西配茲
廟宇禮亦可稽章甫同辭俎豆伊碩斯文盛典　予
豈敢忽肆循齊籲用錫華額仍遣禮官敬薦泂酌不
昧者存尚壅歆格

天柱峯祈雨祭文

瞻卬西峀峻高爲最鎮茲保障衆生攸賴興雲泄雨
功利寔大今當農節旱魃肆害閱旬彌月焦畝涸澮
夌隴無青稻畦揚壒間者霢霂焉足霑丐陰陽愆度

饑饉荐會民才子遺官乏藏盖茲歲又侵國將其奈
濟時澤物靈豈昧昧靈如不顧我乃顛沛肆薦虔誠
清酌是酹亟賜陰隲甘雨其霈

三角山祈雨祭文

岧嶤維嶽鎮茲京都泄雨興雲澤我東區今胡不祐
縱魃毒痡三農愆期百穀皆枯凉德獲戾民寔無辜
徧走羣望靈應未敷肆罄忱誠又此籲呼冀賜甘霈
邦命其蘇

白嶽山祈雨祭文

曰維茲嶽峙在坎位靈應夙著下民是庇自春徂夏

膏澤久閟溝澮既涸禾穀咸悴獲戾神祇不辟攸致
念彼無辜寤寐有悸民惟仰神胡忍永棄願回甘澍
惠我穡事

木覓山祈雨祭文

節彼靈山對蓼臨漢功利及民不可悉筭由予寡德
值茲旱暵川溪枯涸田疇焦爛再殫虔誠躬薦圭瓘
神怒未回密雲旋散哀此顛連屢瀆不憚尚垂降鑑
沛然一灌

漢江祈雨祭文

滔滔江水作紀于南發山朝海功用相參今茲亢旱

閱時此餤凄風散靄杲日如燀虔禱屢行惠澤不覃
反省愆尤愁焉懷慚神如不顧國將何堪亟賜玄隲
蘇彼焦燻

祭從兄參議公文

維歲次癸酉正月初六日庚戌前參議朴公旅櫬返
自江界謫所以二月乙亥朔初四日戊寅奕于楊州
金谷負坎之原從先兆也從治命也前一日丁丑從
弟泰淳以清酌時羞之奠来哭曰嗚呼天乎我家何
厲乃使吾兄竟歿荒裔仁不必壽善或獲戾理不可
詰命不可諦兄有至行家推孝悌兄有曠度物無芥

滯英標出人敏識寡儷天分甚粹亦既砥礪自從布
韋聲價早揭　恩霑御柑名擢郗桂青雲滿路駿步
無泥蘭臺補拾玉署陳閉西門鎖鑰南國旌棨謇謇
匪躬不遺巨細恢恢芒刃不頓髖髀國子育義載溉
根柢天官佐銓寔分河濟　睿眷攸注士望咸詣繩
我祖武庶幾克媲雲雷倏變世故多盤波動洞庭葉
散隴坻　嚴譴遄降替以纕蕙孽非自作天之方懠
狄山峩峩鴨水淠淠坎井一落衆憾咸抵細氊數奏
意在獻替黯黮莫分寃屈誰啓　天門高邃關路迢
遰囚山既固歲籥屢遞塞土多寒雲日恒曀獰風虐

雪寔我榮衛醫無老手藥乏良劑中身奄忽一何危
脆間關廣柳返自天際士林齊悼行路失涕嗟我堂
從二三兄弟二兄欒棘僑泊海澨數年之間淪沒相
繼兄寄我札悲愴不制復書相吊淚猶凝眥時日詎
幾兄又長逝弟之少兄十有二歲粤從髫丱過荷深
憓憐我駑性奬我薄藝見其小失若恫在體得其寸
長猶恐或蔽提我鎚鈍剔我蔀翳俾我成立寔兄嘉
惠　明庭歷敭幸得次第周旋先後榮耀常棣兄在
銀臺堂后弟隸清宵劇談月影移砌西關啣　命兄
自遼薊灣上寄書道中馳徯琴嘯迎拜百祥同憩勝

池團欒聯枕與袂蒼狗易化逝水誰繫春夢莫追風燭已掣緬懷陳跡痛割心系丁寧末音千里來遠孤兒訓誨先誌稟製後死毋負尚或自勵先兆左陬龜墨爰契從先從命允叶情禮即遠有期吉日告筮哀此一訣隔彼亦世情難盡言文豈盡贅不昧如存尚歆斯祭

祭族兄晚休公文

維季月日族弟泰淳謹以清酌時羞昭告于族兄晚休公之靈嗚呼自從省事即從公游三十季于茲矣心有所疑難必叩於公事有所臬兀必問於公理有

所徵妙必質於公文有所艱晦必證於公不獨其親愛之情無間於同堂即其敬服慕用之心蓋我師表也針於頑錮於膜迷塗乎指南暗室乎明燭臬兀者以安疑難者以釋徵妙者以闡艱晦者以折提撕之意警發之力蓋不可以數計矣孰謂今日遽與公而長別也迷者孰為指之暗者孰為明之敎焉無從而剖之病焉無從而刺之如之何不令人失聲而長慟耶季春之末往問公疾延入卧內語言諄切憂時憫世之意亡異於平日氣息微綿神識未奪俄聞病勢轉向危綴抵書阿純為問起居得公親筆云要以手

筆寄情強作此書純文複札以為得病五十日来初近筆硯者開緘累閱不忍釋手意公之疾自此可底於勿藥孰謂此書乃公永訣之意也嗚呼痛矣古之人吾不得及見之矣今之人吾不能遍見之矣顧今之世如公者果有幾人乎哉行不務矯激而頑貪者知所愧言不欲強辯而縱横者屈其辭文不事美麗而浮誇者喪其藻論不持危覈而偏詖者失其私施施乎馳逐之中而名位自隆淡淡乎傾奪之世而訾議不遽知德者尠矣今之世雖未聞有深知公者而後世尚論之人想必有所見矣言不能盡意文不能

盡言一杯來奚涕淚空繁嗚呼哀哉尚饗

祭金遇卿聖臣文

嗚呼哀哉君為慶川之孫我是懦軒之孫惟兩家之契分兮即異姓之弟昆君生在午兮我生在巳差一歲以未周雖童穉未及覿面兮已情誼之交投逮弱冠而邂逅兮如宿昔之有素得心事於眉宇兮慰平生之傾慕覽英華之彪外兮若金玉之追琢伊方寸之奕朗兮洒清風於蘭雪烱表裏之交映兮去穢累而清明紛既有此美質兮又重之以脩能鏘瓊琚兮玉佩窮藝圃以搜奇陋衡思之敷陳兮邀左徒與為

之師超既離於科臼兮駸駸乎郢中之遺風方騷場之白戰兮疇十駕之先公顧蹇拙之無能兮幸觚墨之相隨縱瓦濁而管冽兮許同調於塤篪既螢窓之共榻兮亦澤宮之聯武信松茂而栢悅兮又奚論王盧之前後繽傾情而倒意兮如襲芝而飲醇苟時月之不見兮若飢渴之在身托一世之金蘭兮期百季之駏蛩何一疾之為祟兮致二竪之交攻歷累朔而漸惙兮嗟日漸而未已然天之降賦非偶兮佇長才之一試冀神明之保相兮庶无妄之有喜當孟春之就候兮得晤語之永夕雖儀觀之已改兮幸神精之

猶笞詬疇日而從容兮尚笑言之琅然繞信宿之阻音兮驚禍變之莽臻方公斡之卧病兮遽子羔之泣血哀慕慕之燻心兮仍蓋露之無跡豈藥餌之無良兮抑天理之靡識惟瓌器之易缺兮信良木之難植悲冉子之命蹇兮竟顏回之短折立末路而倀倀兮歎我行之笇獨悼郢斤之質亡兮奄牙琴之絃絶空揆月之照夢兮但舊札之盈篋念平笞之交遊兮猶宛轉而在目唉幽明之一隔兮已俛仰而陳跡既遠日之不留兮見篔窬之在門違平笞之故居兮適西郊之荒原覽芳菲之未闌兮感昔物之得所卅篔篔

而緣階兮花寂寂而滿樹風習習而動谷兮鳥嚶嚶而求友嗟化者之一去兮長蕪絶兮終古瀝腎腸而摛辭兮秘涕淚而濡墨脩薄具而来訣兮痛疈膺而砭骨倘精爽之有知兮庶毋吐乎茲爵

告文

高麗智陵改莎艸告文

伏以邦國之廢興無常天地之盛衰有數嶺松田穄享昇平之幾秊金鴈玉魚任銷沉於萬古神嵩落日虛照一抔之寒蕪樂遊秋風不見五陵之喬木顧茲守臣之修墓寔出　盛代之垂仁吉日令辰爰始土

莎之後清酌庶品敢陳禋祀之儀尚饗

曾祖考司僕寺正府君墓改莎建表石告文

緬惟捐館粤在萬曆嗣子方冲甫經乳瘼金石昭德勢有未克世故因循日月流易牲繫未樹率紀垂百裔孫咸懼爰究爰度碑藏墓庭舊所磨琢顧茲趺石亦既刋鑿盍因前功用圖新刻蘚花是礪土暈乃滌集字書丹顏氏真蹟曾孫泰淳銘詩是作先系首叙子姓下錄中掇遺事略記履職世遠靡詳徒增感慼工事告訖吉日在即床爐重整土莎改筭貞珉既揭弗朽弗泐百世在下永表幽宅恭申告儀敢薦洞酌

尚饗

亡弟改題主告文

粤惟蚤世似續仍絕先妣是悼簡於諸侄伯氏仲男弼咸其名定為後亂教詔丁寧兩嫂並侍亦既敬受昔日無幾禍變遂遘風樹不停隙駒遄邁邁祥禫祭經昭穆迭代惟茲祀版亦當改題爰輟祔食式正嗣孫兄弟之子便是天屬自此香火永有攸托追念宿昔但有悲涕不昧者存感此告禮

疏

辭正言疏 戊辰 五月

伏以臣空踈脆弱無所肖似釋褐踰季猥蒙　鴻造
躐處郎署薇垣　新命又出於意慮之外臣誠驚惶
悶縮不知所以自措也夫諫臣之職責任甚重君上
有過則匡救之大臣有罪則糾劾之凡諸人物進退
之際機務得失之事靡不與聞而爭論之得其人而
任之則足以正朝廷非其人而居之則亦足以亂國
家古人所謂與宰相等者盖以是也況今國論睽乖
讐言肆行苟非剛方正直望實素孚者誠不足以上
感君心下鎮輿論如臣踈懦新進之人其何能稱塞
職任毋負　寵命哉反復揣量决無承當之望伏乞

聖慈俯諒徵愆特賜遞改無俾上有虛授之譏下蒙邀叨之誚公私不勝幸甚

辭職仍陳所懷疏 全 奉 六月

伏以臣迂疎駑緩百不猶人言責重地實難堪當而陳疏未徹辭避無門又當 慈候有愆上下憂遑之日不敢偃息強顏徑出反復自量亦無稍塞之路物情嗤點想已多矣且須於 闕外所騎顛蹶橫墜路上而幸無傷損之處故曰以供職不敢言病矣數日以來背膂交掣腰脇酸痛咳喘飲食動覺牽引想是曰驚成痰以痰挾痰凝聚經絡之致若不趁即問醫

雜施針藥則終必成難醫之疾矣伏乞　聖慈察臣微分憐臣賤疾將臣職名並許鐫改公私萬幸仍竊伏念　國家不幸災沴之作無歲無之而前月降霜又是變異之大者天道窅遠雖不敢傅會以為某事之應而盛夏嚴霜古人多以為冤鬱之氣臣未知當今京外刑獄幾介抱屈何人含冤而以頃者順立獄事觀之亦可以推知矣使順立獄情誠如該曹覆奏而徑斃於累次訊問之下不得伸暴則亦豈不足以感天和而召災沴耶臣願回此申諭於諸道監司凡係獄體之重大疑晦而難決者皆令移牒營下親

自審克務盡明允而且推官之任最是苦役為守令者百般圖遞凡有一獄動經五六人不但剛明之官不可多得未免有承乏苟充之患交遞之際自致淹延新到之官未慣顛末失入失出率由於此此又外方治獄之大弊也亦宜嚴飭監司推官之任各別擇定而一定之後非有大段病故者則切勿許改使之終始聽斷亦申欝導滯之一事也嗚呼召灾之事固非一端而應天之實不可他求惟在　殿下反躬自勉而已臣竊觀近来國事莫非應文備數之事自外面言之則不乏可觀之美而究其終觀之則全無力

行之實辭令之間多涉虛文施措之際率踈例套未聞有實心實政期致實效者是以勤民之　旨屢下而德意未孚求言之　教不絕而讜言無聞招賢之禮甚隆而賢士不至徒令虛僞日盛上下相蒙百度俱弛國勢漫散漸至於莫可收拾之域究厥所以皆是徒事文具不存實心之致高明之人多欠重厚剛決之姿或少沉凝此乃古今之通患也　殿下之高明剛決固已出天則重厚沉凝抑或有歉耶伏願體聖經弗克之訓念古人弦韋之警加意本源之地盖盡真實之工屏去虛文專懋實效發一言措一事

必使誠信惻怛之意交孚於上下則天慈猶可弭而
國事庶可為也臣於近日事又有慨然於心者數季
以来朝著之上論議攜貳互說公私交指白黑務樹
偏見不肯相合此實今日痼瘼也然在朝臣則激揚
進退之間各陳其見猶為其職耳夫何朝紳之間少
有開端則必下及章甫黌序之中先有横議則終上
及朝廷大小議論舉皆秋應火燎河潰靡所不及名
曰儒冠隱然成一別樣臺閣矣甚至頃季李震頹乃
乞人也本非齒列儒籍之類而聞二三浮薄之輩慕
得莊出書給疏封使之投呈彼震頹者裒然不知為

何事儼然自稱以儒生遂成其排軋之事天下寧有如此可駭舉耶籍令其疏所言皆是事之詭秘若是此豈 聖世之所宜有耶至於近日尹世綏之疏聯名者多至累十而除若干人外皆是勸募鄉曲冗雜之徒云此已粧出震顏之故智而其疏雖假伸卞儒賢之名實是分跡卿宰之言雖藉攻斥李墅之事實售擊於銓官之計雖其捭闔牽拖自謂巧密而意之賓主語之緊歇自有不可掩者又必藉重於勳戚大臣以為感動 聖聽之計噫亦甚矣率少儒生豈解為此殆是習熟於傾軋手段者教唆為之耳人事之

垂亂如此尚何望時氣之協和災妖之不臻乎此習不除終必破人國家而後已矣雖然其疏既已封自儒庠名托尊賢則其在　朝廷事體不可摘發論罪而令之為士者初無別人多是搢紳之子弟其所持言議亦無別事無非朝論之是非伏願　殿下深察於此等情獎　嚴飭廷臣使之教戒子弟各守本分勉修學業毋踵浮薄獎習此亦振礪士習之一道而橫流之勢庶幾少遏也當今之事可言者多矣而臣新通仕籍見聞未周姑未暇悉數而陳之待罪騎曹亦過數朔請以所嘗經心者附陳一二焉烽燧之設

所以謹邊防而備不虞也臣在　禁直下吏例皆烽火而每以峨嵯烽燧不得候望為告臣詰問其由則言北路烽燧例以雲暗不通云誠如是則　國家何為設墩置卒為彼無用之費耶罷之為宜如以為邊防事重不可不謹則亦當商量變通或添設幾處或移設別處或設他方略以為必可傳通之地決不當一任拋棄以忽未雨之備也　國家之置本兵比他司為重加設堂上一員即廳二員而古例即官之除必待薦望蓋亦所以謹銓地也今則參判以下作一冗官凡於大小除拜時貳官拱手袖觀而不以為歉

判書未嘗問議而不以為專雖未知自何時如此而
決非　祖宗朝設官分職之本意也曹中事務長官
雖當裁決佐貳之官寧有不得參涉之理乎況文武
殊塗一人之見未易周知用捨之不精抑恐由此亦
宜申諭本曹令於注擬之際必與佐貳之官可否相
議一如東銓則其於為官擇人之道亦不為無助矣
且各色軍布之納於本曹者量入計出則每歲剩餘
不下累百餘同歲歲增加其數甚多臣非該掌雖不
能的知其數而大約至數千餘同矣逐季腐傷多不
可用云盖綿布脆弱不比金錢雖復曝曬終不能支

久故也此莫非赤子膏血之所出而奈之何空置庫中終作無用之物乎宜令廟堂有所商議取考留在之數或蠲減一季軍布或移作經用紓民常賦從長變通無損於國而有補於民矣臣在諫職亦已多日而碌碌無補罪合萬殞今於乞免之章自附獻芹之誠贅陳數事惟 殿下恕其愚而有所裁處不勝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憂愛誠誨之誠予用嘉尚可不體念焉朝著之日漸潰裂士子之叅涉朝論是固近来痼瘼而要其本源惟在為人君者以大公至正之道照

臨於上而已嚴飭廷臣教戒子弟抑其末務也凡係獄體之重大難決者移來營下親自審克擇定推官功勿許改終始聽斷等事當令政院措辭下諭于諸道而他餘事令廟堂稟處爾其勿辭從速察職

辭持平疏 仝年十一月

伏以臣於七八日前重得寒疾宿患疝症兼發累日調治堇得生道而真元大敗方在委頓中矣不意新除繼有 召牌違慢是懼忍死趍承觸冒寒冷病勢添甚昨日尖班終不得自力進參少伸臣子之分義臣之罪戾實合萬殞而臣前忝本職時又有妄言

誤事之罪亦何敢諉以既往而不為自列乎不得不略暴梗槩以竢斧鉞焉匿名書之獘至於近日可謂極矣一發於把子橋再發於試院流毒搢紳三發於湖營舉國奔竄其時議者曷嘗不曰此與匿名暗投有異不可掩置云我卒之疑亂衆心毀敗國家者莫非是說之為祟而廟堂無長慮之人臺閣無據法之論終使奸計得售獘習日滋臣嘗惄然傷痛於此久矣畿營投書適當臣忝在憲職之日故輙發請罪藩臣之論者竊以為此路既不可不杜而不懲狀聞之人則無以成杜獘之論耳若其藩臣之私情事勢有

不暎顧者則本非不加原恕強為刻核之說也咎臣者見責以過重怒臣者自憩以弱植今不欲一一追辨以傷事體而第　日月之明似有未燭其事狀者此則臣竊不勝旣然焉夫上變之類苟非為國効忠之人亦是希功望賞之徒則安肯露牒於紛遝之中滅跡於尋問之時哉藩臣之不即馳　咎先問於大臣者亦其預知虛妄之驗也即係虛妄則其懸牌假冒特匿名書之凶巧者旣是匿名書則自可依法燒火而已豈可擇其巧拙可以上聞否乎我似此事理不啻明白而緣臣人微言輕上不能開悟　聖聰下

不能見信同朝羣臣送非詭至見斥從今以往內外官吏皆將視此為例凡係匿名書之類隨輒登聞不復如前日之猶有趑趄持疑之心矣人心日益巧詐世道日益危險萬一有不逞之人或欲嘗試朝廷或欲逞其惡毒超出難明之事搆成疑似之言復效畿營已行之謀以為搖撼內外柄臣之計則不幸而遭此者果可以自保哉是臣區區為國慮患之意益啓日後無窮之獘無非不自揣量妄欲論列國事之致尚何言哉昨者詣臺以此自劾而喉司不察退却不捧還家歌歌益增危縮敢復強疾搆疏陳列貢

犯伏乞　聖明亟命鐫遣臣職俾臣咋舌省愆以懲妄言之罪不勝幸甚仍念論事之道雖貴秉平而告君之辭不可不明白竊覩近來風習論議之稍涉難便處則必含糊鶻突不肯分析是非以為持兩端之計識者之寒心久矣今此天安獄事首尾殆及一年究竟後文案之來亦且累日矣且李翔曾在禮待之列非村閭匹士之比故人之傳說其是非者不勝喧聒有耳者孰不稔聞況在言議之地者尤當詳揉物情熟考文案早定我黑白可矣日者兩司之避多藏頭縮手托以傳聞之未詳事實之未請其不誠不

直亦已甚矣乃若處置之規亦必擾其避辭逐段分別以定立落體例當然而伊日玉堂之劄以囫圇穀語套於頭辭只拈諸臣避辭中一事並請遞差已不成樣至於李秀彥之避既曰有親嫌又插入他語顯然立職則尤宜辨論其是非而略不提掇必欲回避者抑何意也玉堂公論之地果可如是耶公論不行則是非不明是非不明則綱紀不立此非細故也臣不勝既然焉臣於自劾乞免之事不當更及他事而適有區區之見不敢自隱惟 聖明裁察焉

辭刑曹參議疏 甲戌八月不呈

伏以臣庸愚謭薄冣居人下濫蒙　鴻造叨竊榮次
釁咎百出罪戾隨積頃牽峽邑之冒赴大失廉義近
日喉司之陳　啓尤是妄錯靦面悼心靡所自容固
已不待於方生之清議駁擊之公論矣雖蒙　恩慈
曲加原恕旋滌罪名復有新　除顧此負累之蹤其
何敢自同平人舉首伸眉玷汚於清班哉抑此罪情
諸臣章疏俱已自陳則其輕重深淺雖有不同然固
是　朝廷之所共知　聖上之所俯悉而茲事之外
又有悚蹙於私心者不得不自首於　一絃纊之下臣
在銀臺時　殿下欲慰貴主之心有洪致祥復官之

命致祥等所犯至無狀也既皆承款伏法則其不可輕加饒恕也決矣夫敦親曲庇君之恩也守法不撓臣之職也職居出納之地者固宜擾義覆養而默然奉承終無繳還之事失職之罪已無所逃又於大臣引對之日臣適入侍大臣舉 備忘中伸救李師命者論以逆律之語則自 上荅以非逆律而乃重律也臣於倉卒間未及詳察亦以 上教傳言於大臣矣退考院中文書則 備忘中救李師命者論以逆律救李翔者論以重律之 教不翅明白乃知 聖意深惡兩人等所為分輕重為之防禁初非偶然

而前席之　教大臣者殆不過萬機中未暇省記耳
臣之不能申復率爾傳言厥咎非細擬於他日登對
時更為稟奏俾羣聽曉然無所疑乳矣因仍未果迄
至厺職乃使他人替為追奏委曲辭說終至改籤乃
已臣之儱侗失職又已大矣隄防一罅私意橫潰三
司之爭鬨譁然艸野之人亦且試伸雪之計矣究厥
所以亶由愚臣之失其職責而尤有所慨惋乎心者
夫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三司論議之矛盾亦無足甚
異而其中至有以師命親族姻婭只有李健命李寅
燁二人之說登諸奏疏者且李寅燁之不安其職自

有其由盖悉於其所自効之章而乃欲推諉於別事
慨然揷入於李健命諸人之中臣未知其意真以為
師命親族妲娙之在朝者止此兩臣而李寅燁之欲
奪其職果以師命友壻而然也耶噫甚矣此誰欺欺
天乎臣天賦狂疎心有所怫鬱則口不能噤默抵觸
於巨室嫉忤於儕流固已多矣早晚顛仆臣亦自知
猶不懲畏輒復妄發今因自數愆殃又敢瀆及他事
此又臣之一罪也臣昨在田廬欲以此疏附拜縣道
以請罪名而不幸宿患風痺之症有復發之漸而村
中醫藥未易不得已擔舁作行昨暮入城而撼頓之

餘症情轉益危惡雖非情勢之難進萬無自力供仕之望伏乞　聖明察臣前後負犯刊忝臣名於仕籍以勵具僚以謝公議俾臣退伏私次循省愆尤專意醫藥不勝幸甚

辭右副承旨疏　乙亥五月

伏以臣猥蒙拔擢躐致近班曩咎百出竟至顛躓追思至今愧悚無地不意新　命又及於夢寐之外適在試院無路控免竣事復　命不敢徑退不得不抗顏肅謝顧此已試債敗之蹤決不宜仍擾抑臣尤有兩萬分難冒之勢玆敢略陳於　絓纊之下惟　聖

明垂察焉頃者大司諫申懷疏中多有侵詆諸臣之語而既不指名事亦泛論初未知其言之果指某人而果斥何事矣晩後始聞懷對人歷舉其疏中失脚諸人而臣名亦在其中云流傳之語各自不同雖未詳懷所聞之果如何而其傳播於搢紳者不翅狼籍則臣安得晏然而已乎臣誠駑劣無所肖似然粗知身名之可愛廉隅之可守者亦不自後於人矣須當變故一時士類之幸脫於罟擭者莫不遯在荒野而臣事勢拘扵情理窮迫盤桓 京輦既不能退伏於田舍辜縛爵祿又不能辭避於 除命反顧平生臣

亦悼恨他人咎責固所宜爾然當朝新貴豈無一二相知之人而尋常間問候人事亦一切廢閣者誠以戒存於整冠愿深於近膩欲為自靖之地耳只緣涉世垂方多惡少與因惡生疑積疑成謗或以影響之所不及意慮之所不到事理之所不成者欲相詰病臣時與親舊相對付諸一笑矣豈知載鬼既多止九靡所畢竟登諸車奏被人呵斥至此極耶噫人亦有言內省不疚何恤人言臣今自省誠無愧怍於中心者而詡議猶喧污名未滌而貪叨不已寵任如故區區一身之狼狽誠不足言而殆非所以重言事之

風而清官方之道也伏乞　聖慈諒此情狀刋去臣名於仕籍中以謝人言以安私分實是萬幸

陳所懷疏仝一脾十

伏以臣猥蒙　簡拔叨任保障誠知智慮淺短不足以副　委寄之重而庶幾殫心竭力以自效涓埃之報不幸當此大侵民命近止之日區區愚慮之所欲變通施措者百不暇試一即今夙宵之所經營者惟在於鳩聚財穀賑活生靈而已境內民户萬餘老弱并五萬餘口常時困於征役殆不聊生況值此無前之饑饉其難免於野殍溝瘠可知也然城中軍餉尚

有餘儲若延至來春則庶或不至於顛連死亡而目
今民間儲粟者十不能一二糠粃之不繼者滔滔皆
然其能饑能寒延至来春者將無幾人耳　朝家軫
念民事軍餉之儲既令減半收糴又許以粟米代稻
米甚大惠也雖然除山峽火耕之外種粟者無多粟
米之難得殆無異稻米雖有代納之令為惠不敷矣
況他邑收糴皆以皮雜穀代納而獨本境之民以軍
餉之故不得以皮穀代納愚民不知輕重之有別莫
不以不均為惡亦不可不念也軍餉與他糴事體
固異而歲饑民貧則半穀亦士卒食也皮穀代納誠

為虛誕而至於大小豆則許令倍納明春分給二斛大豆待秋還舂一斛米則不但即今收糴差易明春賑窮為多其於軍餉亦無虛誕之獘矣伏乞垂 命廟堂劃即施行焉仍念 國家之所恃而為根本者惟在於江都及南漢已所以經營措置留儲倉穀者實為儉兩之備丁卯之事江都為晉陽丙子之變南漢為奉天其地勢之輕重非臣腐儒所敢詳論然江都則處於海中舟楫之通無遠不到設令不幸有丁卯之事倉中所儲若支數月則三南兩西之穀可繼取為餉也南漢則處於高山絶頂之上平時運糴亦

有轉粟上天之數若如丙子之變則城倉之外雖有
米升粟他無繼餉之路以此言之則糧餉之難易輕
重可坐而見也江都非臣所管倉儲多少雖未詳知
然大約以傳聞言之則殆至十許萬石而南漢則止
五萬石耳當此一國坐盡嗚嗚待涸之日移粟賑救
之計當如救焚拯溺則兩處之穀勢當次第移糴矣
雖然江都之粟雖散易聚南漢之穀既散難聚國
家既不幸有傾困之事亦當先散其易聚處必不得
已然後乃可取用於難聚處庶不失六十萬來經營
儲置之本意耳南漢近邑除龍仁陽智陰竹竹山等

數邑之外皆有漕運之路雖以各邑民情言之亦必以船粟為便其道里之稍遠有不必言耳若此利害較然易知不待臣索言而廟堂之上亦必有定筭然臣既職在典守有所淺見不敢不冒陳焉且念臣之境內雖曰大侵軍餉所在異於他邑開春之後則民皆知其仰哺得活矣臣亦以此意撫綏饑民使不流徙而即今散而之四者相繼此雖臣不能善諭安集之罪而此邑如此則他邑之民亦可推知也饑歲之民就其稍豐之地或不無賙死之道而今年饑荒八路同然則其流離遷徙者不過為道路之殣耳流民

者亦非不知此事而其不能自安於鄉里者政如疾痛之人宛轉呼號不能自安於床席者亦非不知無益於疾痛而蓋有不能自已者想其情理呼亦慘矣

國家既不能厚加賙給使之安保則又不可以嚴令峻法禁其流徙然亦豈可一任其雲移波蕩莫之救止耶雖以辛亥已事言之饑民之居在鄉里者或十全六七而流散道路者百無一活蓋疲於跋涉傷於風露薰於癘疫不獨饑餓而死而已今季之災甚於庚戌流離之民強則嘯聚於山谷弱則扼死於道路者必然之理也伏乞 明諭道臣各邑賑民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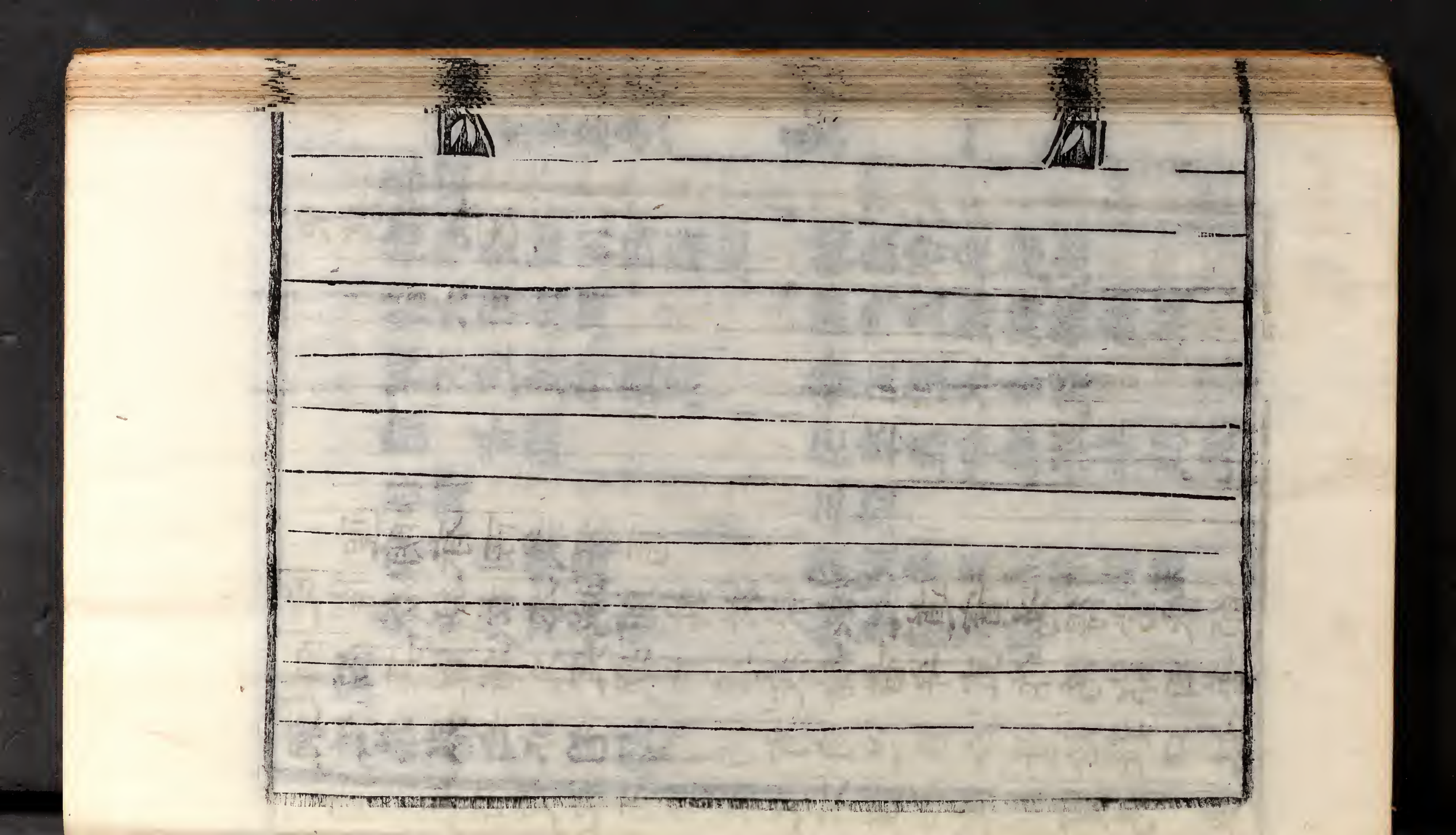
戶籍為斷其流徙之民則皆令歸食本邑之賑使民皆知本其鄉里無處仰哺則亦禁其流徙之一道也此雖非博施濟衆之道未必不為救民之一事矣且臣於本城事有所贊陳焉　國家之設置本城也慮其孤絶募民之難得別為事目有自他邑移入者除其身役又劃給田百結以贍入居之民癸酉入籍之數至九百九十六戶矣今者廟堂為慮戶數之猥多停其募入除役之規此固出於變通之道勢不得不已也雖然本城狹瘠民無耕作之地生理極難自非身編行伍廩食軍門則鮮能有久居者以臣赴任以

後計之或有移去者亦或有死亡絶户者其數已不滿於癸酉之籍矣民之遷徙不常將來之更為還集過於千户有不可知逐年雜散不滿數百亦不可知若其雜散之後城中户數減少則必須更用當初事目以為募入之地募入又多則亦必更停其令以為撙節之地　國家令格旋停旋行恐不當若是也臣愚以為不若參商形勢定其額數令城中募户常滿一千此外入居之人則不許除役復户而如以千户為多則雖八九百户六七百户惟在廟堂之酌定其數即令募户如過其數則使之有關勿補將來募户

不滿其數則使之更為代入亦為定式可以無弊而
遵行矣百濟始祖王廟在於城中盖以此城之經始
本出於濟祖也濟祖雖偏伯一方而傳世累百功德
之在民者甚多稽以祀典宜有報享　國家之典章
未備闕而不舉者久矣今幸以山城之故而廟享於
此春秋時祀例降　御祝禮固當然而事體至嚴矣
臣於到任初循例祗謁則廟庭荒蕪墻壁頹落臣即
謹餙守者薙其艸菜補其泥土時使軍校奉審以告
而第其廟底本無奴僕之典守者只令一貧户蠲役
守直其不能恪謹事勢誠然矣此既古昔王者之廟

國家之所處祀而守直之不謹如此則實為盛朝之欠典也亦乞　俯詢有司之臣令量給數口奴婢備其灑掃又定城中軍校輪番守直作為節目著之絜令須於本城則其於崇報之道實為得當伏願　聖明有所裁擇焉

東溪集卷之八目錄
疏
陳山城事務疏　陳奏請事疏
辭大司諫疏　因閔省三疏辭職疏
再疏　三疏
應旨疏　因李鼎命避嫌辭職疏
牌不進後辭職疏　辭同副承旨疏
辭大司成疏　因尹星駿疏辭職疏
辭承旨兼陳所懷疏　辭刑曹參議疏
再疏



疏

陳山城事務疏 丙子十二月

伏以 國家之設置南漢山城于今七十有餘季繕治雉堞儲峙糧餉措置器械所以為陰雨之備者其亦勤矣今者雉堞粗完器械無缺糧餉則雖罄竭於賑救之用而將來穜事幸得稍登以至於數季亦可以漸次還充本城形勢絕險若得兵糧粗備則雖使中才之守將當公輸之攻圍其能保全無事必無疑矣第其數十季來改易官制及有失於 先朝設置

之意而不可不復舊者何以言之今者揚州竹山守禦左右別將與本州列為五營而統轄於守禦使守禦使必以朝中有威望幹略之重臣無之說今如丙丁之事大駕駐蹕於本城則守禦使以下當為守堞之一將固無論已不然而如甲子丁卯之事則本鎮不過為畿邑之一城未知守禦使果可舍去行朝而來為本城之守將乎究其事勢必不如此矣五營將聚於一城而無統帥之人則不待敵兵之攻圍而潰亂之事可坐而策矣本鎮雖有防禦之號而以其兼營將之故每於合操之時各營皆以同列相抗

則況當風塵擾攘之際其不俛首聽令於防禦之營斷可知也臣取考本城故事則　先朝設置之初陞本州為防禦使以本州中軍兼營將制置之洎至簡便也初無彼此妨礙之端而中間未知何故而兼守禦副使之號未久而又陞留守旋復革罷又兼副使矣昨季因守禦使狀聞罷副使而仍兼營將矣其間沿革之利害臣未暸憑數而陳之然兼副使則駢拇於守禦廳既如守禦使狀聞矣兼營將則掣肘於諸營將又如臣所陳矣今若一遵　先朝舊制本州獨兼防禦之任而營將則以本州中軍　啓下則既無

駢投掣肘之二弊而有三宜焉何以言之中軍統其極擇自辟而該曹以營將單望　啓下則無添改官制之事此一宜也中軍雖兼營將而軍中大事本州以主將總制之則軍政無虛踈之弊此二宜也不假副使之歸而防禦使為主鎮之將守禦使來駐則固為副將而守禦使有故則自當為諸營之統帥此三宜也平常有體統之別倉卒無乖亂之慮若此事理明白易知伏望　聖明留意裁察焉畿輔三鎮　祖宗朝以來並皆優視時該觀武才以為慰悅武士之地者意非偶然江都水原則設行屬百本州則久不

舉論人情之欝抑亦已多矣今者丙子之歲又周思
昔乳雛之時本州男女冒矢石守睥睨以黑子彈丸
之地抗廻山倒海之勢終得保護　國家言其忠勞
盖有不可忘者故　仁祖大王於返駕之後即設文
武科於本城以示酬報之典矣于今六十年間扈從
登科之類亡沒略盡而境內之民多是其子若孫也
追念舊事不能無仰望於今日者伏乞　下詢廟堂
而處之本州土地多高山大川近山者皆瘠近川者
易墊故荒廢之地甚多臣別立科条量給種糧使得
傭牛起墾而菜秊人畜飢疲寡力陳根宿荄不能深

耕而不幸方夏多雨濱水皆沈及秋被雹高處偏傷
收穫之數固已零星然民皆隱匿不以實告臣從容
鈎校多方開諭使之自首則都目狀修報之後民之
次第首實者其數頗多至於三百餘結臣不敢掩置
謹已具其實數追報巡營然新墾雜穀被災居半實
如上所陳者今若一切出稅與元結已異則實是厲
民之大者而尤非臣當初勸課之本意也仍念往在
辛未幸閒自　上重念本州之凋殘因大臣陳白本
州田稅大同米五百石每幸劃給五幸為限而比幸
以來稅入大縮未準之數尚有六百餘石目今繞經

大侵府庫蕩竭之日不敢以本城殘弊之故更請此米而今此餘田徵稅則病民免稅則無名有同數外之物毋寧捨給於本州以充辛未劃給米未準之數使臣得以參其形勢量徵雜穀或以補用於軍需或以轉充於民役於公於民實為兩便亦願並命廟堂稟 旨施行焉臣猥以空疎叨任保障既有區區所見不敢不自盡惟 聖明恕其僭猥有所 垂察不勝萬幸

陳奏請事疏

伏以臣伏聞奏請使先乘朕 啓則使事不得準請

而迴云　春宮既已光膺冊禮德器益成臣庶之延頸日新則彼間循例封典之遲速固不足為我輕重而沮尼之舉實是萬萬意慮之外其為痛惋寧有既哉雖然臣嘗聞彼中事情視我　國為奇貨或有事端則例多從中操弄以為釣得賄賂之地者蓋自明季已然今茲之事未必有他意於其間而然也今若更為申請設令未準又復繼遣善為周旋則應無終始作梗之患似不必重勞　聖慮矣仍念今此奏文中固當以　國本不可不早定名號之意宛轉說道而彼人所執既以庶長為辭則今茲申請之語尤當

辨破此一款宜言　王世子自在襁褓　王妃承而
子之以至成長有若明德之漢童章獻之宋仁不但
　王妃視之無異已出一國臣民皆知其為　王妃
之子傾心屬望者今已累季此與猝然立庶者事理
不侔之意反復論辨則彼亦無所執而為辭矣且念
前遣使臣等辱　命之罪誠無以自寘矣然其本心
豈不欲盡力爭論終得準請而復　命哉想其事出
慮外可擬之故事未暇取考爭辨之文字未及宿講
狼狽至此耳今者繼遣之使既皆妙選而其所須思
詳度者宜無不盡則臨事爭論必無窘跲之憂然茲

事關係甚重不可專責於二三將　命之臣致有萬一之悔奏文撰出之後乞　命詞臣誰演其意預撰內閣及該部呈文五六通賫送以為隨事點改臨時爭辨之資似合事宜矣且臣竊聞彼中之待我使臣宗室為上大臣次之駙馬又次之云蓋其國俗為然也今茲大臣之差送在我雖出於重其事之意彼中視之則必不如宗室事之順逆雖似不係於接待使臣輕重之間然此亦不可不留　睿念處也臣方待罪外邑極知此疏之出位猥濫而愚忠所發苟有一毫有益於使事者他不敢計有此芹曝之獻死罪死

罪

辭大司諫疏丁丑四月

伏以臣之駑下百不猶人過蒙　剪拂擢在緋玉之班待罪外邑亦無稱塞之效尋常愧懼若隕淵谷今茲諫長新　除遽及於千萬夢寐之外臣誠聞　命惶蹙靡所容措言責重地臣嘗忝叨觸事僨敗無所裨補亦已　聖明之所俯燭也況茲一院之長地望既峻責任尤重如臣已試蔑效釁咎百出者豈可苟然承當以玷　清朝之官方哉況頃日儒臣疏中以堂上清望之過多譏斥甚切如臣最為濫叨者尤當

先加澄汰以章公議其不宜因仍洊忍使　聖明有虛授之譏徼臣益冒進之恥亦已明矣且臣往在戊辰年間忝在憲職也論啓以女證妾者獄事輾轉及於李翔而翔也終以此瘐死獄中矣頃者翔侄李晚成投疏詆臣無所不至噫翔之教誘斗任累未知其虛實之如何而斗任所犯何等重大實是干係倫常之變而欲使奉憲之臣恐其連累於李翔曲為掩覆其亦難矣雖然茲事之過殆至十季翔亦既骨因其家人之訟冤臣今不欲索言爭辨以傷事體而臣天賦狂疎不識忌諱挾手轉喉動遭狼狽抵觸巨室恐

仇實多今此晩成之疏亦其一事也今若不復顧藉
貪榮戀　寵冥行直遂則一身顚躓有不足言而終
必至於貽辱　朝廷而後已此亦臣之所大惧也反
復揣量萬無冒沒分當之望伏乞　聖明俯加矜察
將臣新授職名並　許鐫改公私不勝萬幸

因閔省三疏辭職疏丁丑四月

伏以臣涉世乖方積忤於人言不擇發兼惡於已自
叨新　命以来惡多之夥伺者疑惧尤多早晩狼狽
臣亦自知故頃於辭疏之末略露悃愊矣果於昨者
得聞海南人閔省三者投疏極言臣罪纍於朝報中

伏見　下政院備忘記　辭旨明切一則曰大不近似一則曰定是搆捏至以平生持論未嘗苟且　奬許徵臣奉讀以還不覺惶汗之浹背感淚之永眶也如臣無狀被人操切其得免於大譴大何之域者亦莫非　天地生成之德況察之於疑亂之中仍之以　奬寵之　教雖慈父之愛子亦何以加此乎　聖教至此在臣道理無事更辨而抑有所不可默然而已者玆敢略暴於　経筵之下惟　聖明垂察焉今此省三之疏極口醜罵無所不至而其所謂朴泰輔死後揚揚赴任及失脚橫步等語臣於頃季置劄金吾

時俱陳事狀已經　淵鑑之俯燭言之者既不新奇辨之者亦涉疲勞而若其京中龍仁家舍及附托吳道一云者乃新增罪目也臣於龍仁地曾有數間庄舍果於昨季有若干添改之事許贖一奴使之自營非惟不籍官力亦不費臣之私財即邑人之所同知也京中則臣於春間賣一區故舍移買隣家而事力綿薄房墀悤戶尚未修補新架數間不及加椽則宏麗與否非所可論而亦目所視何敢誣也至於吳道一則臣誠多其風節愛其文學與之相善同朝之間僚友之相善豈是異事而輒欲詆之為私人者固未

滿一哂而牽前有一投疏者詆道一為大臣之私人地之相去殆近千里而何其口氣之相同也良可異也臣於此尤有所痛恨於心者夫臣下之進言於君上者苟有顧忠之心各自陳白未為不可言之臧否事之是非惟在君上擇焉而數十牽来欲售其傾軋之謀者必藏形匿跡改頭換面如向来郭世建李震顏柳緯漢之徒及近日之朴尚絅姜敏著李顯命姜五章之類皆以無識無類之輩受人豢養隨指搏噬終至亂我　朝廷而後已雖其言不無彼此罪亦有大小而滔滔前後一轍同套可令此省三亦未知何

處假於之人而又諉顯命革故智其言誠不足怒而其計良可怕也臣於頃季嘗疏陳李震顏以乞人假於儒冠之狀伏想萬機之中或記在　聖心矣臣以此言受人惡詛不為不多今又不幸自罹其鋒而自列之章煩複至此臣未知此後又有幾箇省三揑出幾許說話以為擠陷之計而如臣賴末雖傑辱顛踣誠不足言而奸窩益張惡習不懲則誠恐從今以往朝無完人而國之為國終未可知也寧不寒心哉臣自任所事伏城外而被人醜辱既至於此揆以廉隅有不敢冒進於　闕庭者茲令偏裨替納符信此又

臣之罪也伏乞　聖慈俯察臣危懇並　命鐫削臣職名俾臣得以杜門屏跡以謝人言仍　命有司勘臣不自納符之罪以嚴　朝綱不勝幸甚

再疏

伏以臣昨從城外敢暴危懇冀蒙　譴斥及奉　批旨又以搆捏之言不足掛齒為　教令臣從速察識臣之情理一倍悶慙不知置身之所也閔省三直一荒隊蠢蠢之人雖極口詆臣臣固不宜更為介懷而呈疏者雖省三搆臣者非省三舉朝之所明知也今臣若不復顧藉祗承　寵命則真所謂莫之知避於

罟擭陷穽者也且臣窃觀近来陷人之術有如省三
輩先以不近之說横肆詆誣始則曰其人不足較也
其言不足辨也及其被詆之人或迫於事勢黽勉以
出仕則乃曰自處之道何可如此夫夫也無恥之人
也夫夫也喜廉之人也以此添一罪案歷觀前後覆
轍相望臣雖欲貪榮戀寵趍走率職胡可得也伏
乞 聖明察臣危迫之悃並 許遞改臣職名俾臣
粗守愚分少謝衆怒不勝幸甚

三疏

伏以臣被人醜詆決不可抗顏榮次而一疏未蒙

恩通再疏見阻喉司情勢之窮蹙已不可言且臣素有奔豚之病三季山郭風霧所中少有失攝輒復添重交龜上来之時曾已重發多般治療纔得差道未滿數日適值 聖上憫旱親禱之日獲備於将事之列分義所在不得不忍恥忍死出謝 恩命仍叅祭班矣徹夜奔走之餘痛勢大作自 大庭起居之列僅得扶曳還家負席宛轉求死不得方在人鬼關頭臣雖緩事勢牽迫暫時冒出而終不可洊恐仍居以益忘廉喪恥之一罪况今賤疾如此尤無自力供職之望伏乞 聖慈察臣情勢之難冒憐臣病勢之難

強亟　許遞改臣職名不勝幸甚

應　旨疏仝季五月

伏以臣情跡𩜹𩜹決不可冒擾榮次而適值　憫旱
親禱之日叨備將事之列分義所在不敢偃伏黽
勉出謝貽著搢紳玷辱官次亦已大矣而宿患奔豚
之病挾感復作腰腹牽掣吐瀉無筭委頓床席宛轉
呼謈多般治療僅得回甦而元氣大脫餘症未已旬
月之間斷無自力強起之望毋論情勢之如何顧此
病狀決難趍走供職伏乞　聖慈特加矜憐將臣職
名亟　許鐫改俾無虛帶曠闕之弊不勝幸甚臣於

乞免之章不宜更贅他語而當此　罪己求助之日
雖無職責伏在艸莽之臣亦當各獻芹曝以自盡憂
愛之忱況如臣受　恩深厚忝居言地何忍無一言
而退乎天降饑饉連歲斯極而八路民生之不至於
盡填溝壑得以保有室廬者莫非　殿下至誠惻怛
賙賑之德也然而即今內外之倉庾皆已瓶傾罍恥
所恃而指望者惟在今年穡事之豐登而已不幸自
春徂夏風旱為灾兩麥皆傷而宿麥則殆無遺種矣
溝澮皆乾移秧愆期麥糧既乏鋤耘失時秋成之不
實從可卜矣不但周餘孑遺更無可救之道至如百

官之俸三軍之食將何以繼給乎國事至此可謂岌
岌乎殆哉當此之時君臣上下若無大警動大變通
之事悠悠泛泛以過時日粟不天雨國將何賴臣竊
觀村閭匹夫之家稍知制産者若能量其入出節其
饘粥則雖值儉歲亦免顛連之患況　殿下尊為千
乘之主富有八路之地國無兵革之患民無窳送之
費君臣上下苟能痛自節損而土之所出無他浮費
則數季凶荒亦何至於民國同亡哉雖然　國家承
平既久習俗之侈靡已痼痒欲節損其道亦難如非
聖上躬自節損以率公卿公卿節損以率大夫大

夫節損以率士庶外則方伯率牧守牧守率編氓俾其上行下效有如風行艸偃則既痼之俗終無以易之矣節損雖非一事而當自穀物為始靡穀固非一事而惟其酒餅為最臣願從今為始以秊豐為限內局所釀量留藥用之需此外一切罷之外方郡邑皆有釀酒之事以供賓旅　嚴飭監司使之從皆禁斷焉或曰內局所釀其費無多罷之為埋沒此亦不然唐德宗時關中倉廩竭聞韓滉運米至陝德宗喜謂太子曰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為樂唐宗以萬乘之主因一時轉輸之不至禁中不

為釀酒則況我　國今茲之凶荒乎近來婚姻之禮侈靡過制極矣新婦之家三日例送酒食於舅姑國典亦定其器數而化季則務多恥少多者或過於數十餘器以至舅姑之生日及節俗必備盛饌餉之貧者至於破產而不能自已此在常季猶當禁之況此大侵之時耶臣室所為寒門必效臣領戒飭公卿大夫限季豐一切禁斷而申禁之後如有犯之者使有司各別刺舉兩邊家長並為論罪焉油蜜果為國俗盛饌宴饗祭祀先於庶品而靡費穀物甚於餅餌亦領限季豐別為禁止焉或曰子孫享先自當稱家有

無不必為之禁制此亦不然臣嘗聞故相臣鄭太和當辛亥大侵之歲家廟祭祀饌品並為減殺曰太廟之羞　御供之需亦既裁省則臣子享先之事何敢獨依常率乎揆諸道理固當如此此宜令日廷臣之所可取法者也祭祀既然則婚姻之時如牢床所用漢果之屬皆當並廢也大小使星之騶從多寡自有定式而近来奉法之人絶少如監司所率多者或至五十餘人一行一日之供足為下戶一朔之資甚可歎也亦願申明定制　嚴餙内外而除老病宰臣之外如雙馬轎日傘等事並皆限率豐一切禁停以

示賑損節約之意焉或曰使命威儀亦有關係不宜過加貶損此亦不然五羖大夫特一霸國之佐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而未聞秦國以此受侮於當時取譏於後世也傳曰庶有肥馬野有餓莩是率獸而食人也今者內外廐牧及各邑分養之馬其數亦多一馬所養可給一戶饘粥之需減一馬濟一戶減十馬濟十戶以至減百減千所濟如是亦頒令其所司量宜省減並以季豐為限焉噫節損之義大矣易之節曰節以制度不傷財害民損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常時尚然矧茲危急之日孚然而節損之事固不止

此臣之所陳者蓋欲　朝廷舉隅而見之觸類而長之苟係浮費勿論小大苟可節損勿復留難焉已嗚呼衛文公當亟乳之餘身衣大布克復前烈而詩人詠之曰非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先儒釋之曰蓋人操心誠實淵深則無所為而不成臣雖以節損之道告於　殿下而其行之有成亦係於　殿下之秉心而已當南郊有事之時金石迭奏籩豆有踐　殿下躬執圭璧升降於壇壝也伏想　淵衷惟在於為民籲天而更無他意之或間耳苟能操存此心終始如一毋令造次而或失毋令燕閒而或肆一念之

誠上格於天則九潦七旱亦當不害於堯湯之世如其未也則雖令雨暘時若稼穡有秋　宗社之憂殆未已也伏願　聖明加意於斯焉仍念民間農糧全靠兩麥今秊畿甸宿麥盡死秋耕無可播之種若非　國家別為備給則來歲民事亦極可慮伏望亟令賑廳多方料理勿拘多少分給畿邑以為取種之資此最不可緩也兩西荐饑甚於諸路而關西尤甚運秊船粟勺水於輿薪今則江都之儲既竭更無可船之粟哀此餘民將束手而視其死耶臣伏聞遼地肥饒若逢豐秊若黍若粟賤如糞土貿遷有無最為

荒政之先務今若移咨遼省得於中江互市而以紙
若皮革之類貿取穀物則幽數之餘縱不得賤取以
我不可食之物易彼可食之物其利猶大此事若成
關西一路之民庶有可救之道伏望 下詢廟堂而
處之焉臣於此又有慨然者臣聞關西土沃常時穀
物甚賤 朝家倘能於豐之時先為平糴設倉而
儲之則民饑足可為救民之資軍興亦可備給軍之
需而豐則任其糜費民饑而無穀可賑此是廟堂
謀國之拙也亡羊補牢失馬繕廐俗諺之所嘲者而
臣愚則以為此非可嘲之事也何以言之亡失羊馬

之後不欲更當則已如欲更當則補緝之事胡可已也關西諸邑寧邊地勢最要船路且便臣頃自今季為始別置倉庫募儲穀物令籌司堂上一人專掌其事出入之際並令勾管如江都南漢之例季事稍登若至數季之後則十許萬斛雜穀措置不難後雖不幸更有數季之饑饉豈至如今茲之狼狽乎此外諸路並依此設置而如江原道之春川全羅道之裕浦地勢皆要亦緩急可恃處也乞　命廟堂商議稟處焉臣違離　禁閫已及三載其間時事得失之可言者今不可悉數而若其關係於紀綱政刑之大者試

陳其一二焉即今　朝廷之大奬無過於論議之枝貳而究其所以致此者亦有本有源蓋一二巨室見訾於清議者不自知罪惟懷忿憾凡其觸忤其家之人必傍伺釁隙吹毛洗瘢或公肆傾陷或暗加譏斥流言以撓之橫議以沮之必欲售擊去之計者非其家之親屬則亦其姻婭也設令其言皆是猶為婦人之言況多出於捃摭粧撰者乎今日朝論雖曰潰裂豈必家家盡成嫌隙人人皆懷傾軋而風習一誤日益壞亂睚眦之嫌必思報復朝著之上殆無一日之寧靖者無非職此而然也今若　嚴懲此習使不得

詧其懷私逞憾之計則私平之福亦不難致譬如善於治病者必先察病源下以針藥則真元自壯而表症不難去也不然而含糊兩可強欲調停則無異於却步而圖前臣未見其得也其中尤有甚焉者如昨季李健命之疏斥大臣也有以誅戮勳臣歸咎　聖朝之語庚申錄勳之人固亦有冤死者他人言之固無不可而師命亦勳臣之一也渠以師命從弟肆為此說議切　太上其不顧私嫌縱恣無嚴極矣夫師命之所坐在惡逆特一間耳為其親黨者處於通列則其感激畏慎當倍於他人而無忌憚乃爾以　殿

下之聖明豈不　俯燭其可駭之狀而曲為包涵不
賜譴罰者伏想　聖意必以為其人秦少妄言不
足深責姑為此優容鎮靜之圖爾但念似此　處分
終歸於　國體不嚴而反益紛開亦須　明禾譴罰
以勵其餘俾知王綱之可畏亦匪怒伊教之道而其
在鎮靜之方未必無補也金春澤以勳戚之子締交
無賴行身說慝國人之口目久矣內欺其父外籍形
勢公通賄賂姦邀萬狀奉憲無舉劾之人已足寒心
而今春獄事告者六人輸情者一人如此虛無之獄
事古今天下之所未聞而錫箕疇慶咸等諸賊皆是

春澤手足心腹晝夜同處之人也況上變之時其家
傔人隨至　閣下闌入鞫庭見捉受棍之故街巷喧
傳無所不至下流所處衆惡皆歸則人言之来雖難
盡信而執跡而觀之則安保其必無所以然也金氏
家世本為喬木舊閥又復托屬肺腑實同休戚之
臣也而有此寧馨臣窃傷之若令留在　京輦更益
其不靖之端如此之類終必為于國害于家而後已
伏望早加　裁處放而遠之則不但為　國家之幸
在其父未必不為福也臣之此言實為金家地非所
以害之也惟　聖明垂察焉臣無任惶恐祈懇激切

屏營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意今茲之旱亦孔之酷矣自春徂夏終靳霈澤參訊無秋民方殿屎而移秧又將愆期其中三南專以秧苗為務若失此一着則民不得為民國不得為國矣用是焦憂日夕甘霖之普洽也應旨封章憂愛誠深予用嘉歎可不加意焉條陳之事令廟堂各別採施而李健命之疏語果非渠所當言至於譴罰則似乎過矣疏末云云流傳之說何必準信也省三不正之言一向引嫌適足以中傾軋之詐甚非事體之得宜也爾其勿辭從速察職

因李鼎命避嫌辭職疏 仝 奉 月

伏以臣昨於疏末略陳朝著之上不避嫌疑恣意傾軋之獎遂及李師命坐泫事李健命陛語之妄肆矣重觸僚臺之怒反戈相攻不遺餘力臣不勝囂然之至其所謂樹其所使之誚似指俞信一疏語而信一疏中初無指舉臣名之事則李鼎命何以深知信一意旨而必欲歸之於臣身耶藉令信一疏意果在斥臣比諸閔省三疏淺深不翅懸異則論臣自處之道不當捨省三而先信一今乃掩置省三顯攻之疏拈出信一歲名之語抑何意也其所謂稍中云云之說

未知發於何處臣固未嘗聞之而搢紳公論果如其
遑辭則一鼎命雖可迎擊而舉朝搢紳可以一疏箝
制耶臣雖愚迷亦不至為此也況臣疏中橫議流言
云者通論近日之獘習元非指斥一人之事上下文
義皆可按覆使鼎命果無此事則雖助臣為言可也
何必強引自當以作攻臣之欛柄耶忿懥之言臣不
欲索言爭辨重傷事體而臣冥行險遂斂怨於人初
授臺職惟患其入来入来縮伏又患其復出遞前截
後使之自救不暇時議所在大可見矣況僚臺罪譴
既緣臣疏之故則揆以廉隅尤不當揚揚於臺地也

決矣臣構此疏本繕寫之際又得伏見李健命疏尤不勝駭然也夫健命疏中誅戮勳臣四字固非專指一二人而師命獨非勳籍之人乎今以已已誅死不由於庚申之事欲援出於勳臣中而自稱無嫌礙之端此果成說乎雖然遣辭之際一二語差失若出於偶不點檢之致則臣固不當拈出論斥而師命罪狀既已自服之後為其親黨者不念 王法之難撓禁令之至嚴至於煽誘遐遠無識之輩相率投疏嘗試 朝廷以為角勝伸白之計臣嘗痛惋其無嚴而健命疏語又且如此非如一時逸發之比故有所論斥

矣今乃不自服妄言之失張皇自明一至於此良可異也至於方伯堅持難之說未知伊日健命果以臣負累而阻之乎其時銓官尚今現存臣不欲自辨也然既曰略示持難則其言之元不大段可知而執此而反欲驅臣於逞憾之科者誠可笑也臣一言出口詬罵皆至雖欲仰恃 聖明免勉供職其可得乎伏乞 俯諒崩迫之懇亟 許鐫改臣職名俾臣得以杜門咋舌以謝衆怒不勝幸甚

牌不進後辭職疏 全季全月

伏以臣情勢窮蹙之外賤疾且晉呈單請急出於萬

不獲已而見阻喉司不得上徹而召牌之降適當此
際病狀纏綿萬無自力趨承之勢自速逋慢之罪恭
俟　譴罰之加矣勿罷只推之　命又出於格外惶
恐隕越益不知置身之所也撰以分義一息未滅之
前惟當扶策病喘趨走率職而區區廉隅之外尤有
悚慮於私心者臣誠無狀職是臺官也臺臣陳章請
加罪譴則雖在公孤之位者義當退縮上疎　君父
之進退下須公議之處置未及結梢之前不敢先自
分疏事理固然也向臣疏中臚列李健命罪情者亦
云不輕　天批既下之後從輕重論　啓乃次第事

耳李鼎命初無被斥之事而横身擔當及　閥門垂
閉之際倉皇引嫌健命則撓登對未入之前汲汲投
疏兄弟迭出戈戟交加此何意思也此何事理也如
今臣果有迎擊逞憾之事則他人公聽豈無當言者
而何至擺棄事例自戰臺議以為沮遏之計耶此無
非如臣疲劣忝冒臺地不度時勢妄有陳論使臺體
朝綱掃地無餘臣之罪戾至此無所自逃矣尚何論
靦面揚揚處置同僚乎伏乞　聖慈察臣血懇亟
許鐫削臣職以懲妄言之失仍　命有司勘治臣慢
命之罪不勝幸甚

辭同副承旨疏 仝年六月

伏以蟣虱微臣過蒙 洪造從前忝竊罔非踰分今茲銀臺新 命又及於已試僨敗之身惶隕蹙悉罔知所以自措也臣天賦狂踈不知忌諱頃叨諫職激於愚忠一言發口衆鏑兼體前後陳章及引避自列者實出於計不獲已亦欲稍存事體而及見處置措語則一則曰有傷事體一則曰遣辭太深意在言外顯有扶抑臣誠惶惑繼之慨惋也重臣之疏雖以不敢分疏為言而首尾語意全然諱子之惡而欲歸之於粹白無過之地不自覺其為欺隱之歸誠如是則

臣之疏誣妄也臣之引避安得不爾而譏之以強為引避如臣迷惑終有所未曉者也重臣之再疏因此而發又以湊合臆逆斥之此固不欲更為之爭辨而亦無非臣之不量時勢妄有陳論自取顛沛之致更何言哉至於前持平李曉成之疏則臣尤不勝驚訝焉臣自縣道辭職也略提曉成前疏之語以陳不能晏然之意而未嘗有僭辱李翔之語原疏尚在可以按覆也今者曉成未知以臣疏中何語謂之僭辱而詈臣若是耶在臣之道惟當斂身謹避緘口無辨而

策 國家之設置言官蓋欲其隨事糾劾以舉國綱

而言之是非自有公論一家子弟公肆醜罵於童奚之間者此亦一世變也臣竊為之寒心也然晚成臟居臺憲其所為言乃至於此臣之情勢決不可苟冒於禁次而且臣數季以來頁韻之病夏月輒發自前月舊症復作已浹旬望日漸添加尋常酬酢之際重聽太甚若不趨時醫治將未免為廢疾之人以此病勢尤不可承當於近密之地故昨詣 閣下呈進此疏則退却不捧實出意慮之外是欲令臣不顧人言冒沒行公而已耶只此一款亦足添臣之一端難安而繼又伏見大司諫李徵明疏則專攻吏曹叅議李

整語意極深臣尤不勝瞿然焉盖其疏中有不辭州縣之斥雖不指舉臣名伊時州縣之　除臣亦不能辭遞則又何敢晏然而已乎伏乞　聖明亟許鐫削臣職以安私分以謝人言不勝幸甚

辭大司成疏 仝年七月

伏以臣空踈陋劣百無肖似從前歷揚罔非忝竊循省私分愧惧恒切今茲國子新　命又下於千萬夢寐之外臣誠惶駭慼恧罔知所以搢躬也夫國子之長寔掌教胄之任地望既峻職責甚重如非學術通明為世矜式可以有補於菁莪之化者莫宜居之課

試文藝考較長短雖是本職之末事而亦須詞翰優餘鑑識精明方可表率多士奬進後生顧臣鹵莽而滅裂學術之如何非所敢論而秖以詞翰末技言之少既椎鈍長益踈懶尋常尺牘之酬應亦不能猶人其可望擾臯比之座任賓興之責乎況今俗習已壞士論多歧童甫之列鬬閧之端相尋賢關之中禮讓之風日衰雖宿德重望素為囿序之所信嚮者亦難鎮曉曉之議致濟濟之美如臣眇然新進素薄名稱者將何以塞士林企望之心稱 聖主委任之意哉不待反覆揣量實無苟然分乞之望伏乞 聖明俯

察血懇將臣職名並　許遞改回授可堪之人公私不勝幸甚

因尹星駿疏辭職疏全季八月

伏以臣伏蒙　恩暇省掃丘墓昨者還到城裡得伏見校理尹星駿疏本以臣本職注擬之際有持難之議而遽然往出為非至謂之行已大防先自放倒臣不勝瞿然悚恧之至伊日銓席持難之說臣亦有聞蓋銓郎之意初以佐貳獨攸備擬新望為疑矣旋聞國子之任本非新通清望之比故貳席之獨擬明有前例且臣之備望則已與判書通書停當故更無他

辭云當初之所酬酢不過體例間一事耳使真體例有違則雖無郎官之言臣於是職不當仍受而如其無失則堂郎論難政體之言似不可引以為嫌故辭疏　批下之後即為出謝矣頃逢銓郎則其所為言果符所聞亦以臣為不當引嫌而令者儒臣之言乃至於此豈政席酬酢之說不止臣所聞而別有播在於儒臣之耳者耶抑銓郎之所持難者雖以體例為言別有言外之意而臣未及聞知耶若爾則臣之冥行冒受之責誠無所逃矣蓋臣受性樸率素欠周詳常以為凡於進退之節義在當辭則必辭為期苟無

終始必辭之義則不必已定殫冠之志猶勤解組之請若夫商辭章之踈數計　召牌之多寡以餚讓為難進之節者有非誠實之道故本職之一辭即出亦臣之本来意見為然也雖然國子之長任重而責大決非如臣無似動觸時諱者所可冒處而不自揣量抗顏承受於衆目睽睽之中人言之来固不足恠只自漸悔之不暇何敢有尤於人哉伏乞　聖明並命鐫削臣職名俾臣得以杜門省愆以謝人言以安徼分不勝幸甚

辭承旨兼陳所懷疏　全季九月

伏以臣於頑者被人放倒大防之所名為士夫者於其行已大防雖謂之有所虧損其為傾辱固已大矣況放倒云云者自非得罪名教之類不可輕加而似此指斥猝然来加臣雖冥頑安得無悚然驚愧之心哉略舉所聞以自暴冒出之罪者情勢之不得不爾者也至於再疏一避滿紙侵嘲一節加於一節實是夢寐之所未到反復思惟莫知其所以致此之由從後得聞則乃以臣疏中違牌多寡辭筆踈數一句語認作侵攻之意云臣始焉訝惑繼以失笑也違牌之頻繁辭筆之紛紜實為近季之奚風故臣常對親知

以此規切同朝儕友孰不稔聞而疑之以譏切責之
以反戈至以不樂為善等語極意相詈臣實未曉其
意之所在也雖然如令臣深戒拭唾之逆意能自處
謫而無辨則人之為言何為而至此哉轉喉觸諱殆
臣之謂也靦面咋舌悼悔靡及狗馬賤疾適又添劇
尋單請急以為杜門調治之圖矣銀臺新　除忽及
於　恩暇之中陳章見阻　召牌繼降違逋是惧忍
恥冒羞黽勉秪謝而顧臣所遭既非尋常規警之比
決不可因仍蹲據於近密之地更益其不有公議玷
辱官次之罪伏乞　天地父母　俯諒危縮之情勢

巫　命鐫削臣職名以謝人言以安私分不勝幸甚
臣於自劾之章不宜更贅他說而國事艱危到此地
頭苟可一分有益於　國家者義當不計愚疎以備
察邇之聰茲以一得之見有所附陳惟　聖明垂
察焉　國家不幸連遭大侵當此秋成之日畿湖之
間流殍相繼餓殍載道都城之內斗米之價過於百
錢內外儲蓄蕩然無餘此誠危急存亡之際也自昔
有國之遭饑荒者在我則盡節撙之道而境外亦有
請粟之事不出此二科耳雖然古今之事勢不無異
同日後之憂患亦宜深慮境外之請誠不可輕議也

是故臣頃在諫職略進膚淺之見而但以節損之道反復言之仍陳中江開市之事矣窃聞廟議多以為疑迄未見採施云而臣之愚妄終有所迷惑者夫開市於中江本非羈縻之事而物貨交易今已為之苟曰互市貨穀何殊皆在壬甲倭乱之餘亦設中江之市不惟西民得濟都下亦多賴之此已然之效也在我無求貸之恥在彼非恩施之事有無相通彼我交利如能明立科条嚴禁姦細則亦無因此生事之慮矣臣又聞自嶺南歲給馬島之米多至一萬六千石島倭往来之時雜費之米又至四千石而每年作結

之後待春捧留於東萊以為翌年繼給之道如今年賦稅徵於來春以作己卯之条是也且其繼給之規自春至歲末稍稍給之云是己卯歲所用二萬石米留在於明年也是故在前則自該府任為移貸或不無虛踈之弊當此中外孔棘之日　朝家先為取用此米而已卯之給則取辦於當年亦無後時之患矣臣又聞公木代米之限已過而島倭恐失米利抵死爭執云　國家天覆海涵不必與虫蛇之徹細較長短行且過限而許之矣雖然島倭自知曲在於己惟恐　國家之不許退限亦絕代米之規今若諭之曰

爾革不有定限變詐如此誠極無謂而國家仁深恤隣義懋柔遠固當退限代給第連歲饑饉亦爾之所聞知也賑民之事穀物方急公木之代則姑俟他季云爾則倭必感悅而從　命然後或以本木定給或以物貨計給只在一譯之周旋矣臣又聞島倭稱以公幹往来業府絡繹不絶而在前有事之時使之停送亦有其例云今若善諭館倭俾其轉通島中凡有公幹並令合徑順付而不緊送船皆限季停止既有前例亦宜從令餘廩雜費之米可得以減省也臣以此事廣詢於習知邊情者皆言可行故敢此冒陳於

乙丙憂勞之中伏乞亟　命廟堂商議施行焉

辭刑曹參議疏戊寅三月

伏以臣蹤跡鱢魠縮伏私門分甘廢置秋曹佐貳之命忽及於夢寐之外臣誠惝怳惶悚不知所出也臣本愚踈鈍劣無所肖似尋常職任亦難稱塞況清班顯秩豈有毫分近似者而猥荷　拂拭驟獲叨冒循省愧悚靡所容措不幸前冬以臣之見塞清塗有是非銓曹之說仍致重挑銓官之怒惡言詈辭狼籍章疏有若積怨深忿乘時噴薄者然臣誠慚靦悼駭直欲揜耳而走而不可得也處謗之道無辨為宜而

若其黮黯不白者不容不自暴於　天地父母之前者亦人之情也今其為言以臣謂重負疵累噫累之一字自非有污穢醜惡之事者未聞遽以此加於人也臣自前夏屢被譏訾有曰難洗之累者有曰身負重累者或出於閔省三受嗾之疏或出於李健命反詈之言鄉生之妄作牽少之忿肆臣固嘗付諸一哂矣今者冢宰所處何等地位而乃諒用此等舊套公肆詬辱豈其意於自解於儒臣之斥而未暇擇發而然耶臣竊為重臣惜之也國子時臺疏云者似指尹星駿疏而至謂之臺疏重發猶不知恥有若以臣為

匿過掩尤而厭然行公於臺論方張之日者然凡人苟被臺參而猶復貪戀其職不知自處則不但其忘廉冒沒為士夫之至羞恥而已其為恣肆無忌果何如哉臣於伊時陳章自劾尋單必遞其職之外有何別樣自處之道方可謂之知恥也耶古人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者殆近之矣而似此白地擠人古亦未之聞焉固知世之憎臣者多謗臣者衆豈料斯言之出於重臣之口乎臣實訝惑莫測其由也雖然名塗易釁人望難厭負乘居多量進為少強顏冒入臣嘗病之而畢竟不能力辭清顯而自蹈於強冒之科

臣亦不得免焉則謂之不知恥臣固自取尚誰尤焉至於洪受憲之疏未知所謂左袒者何事乖激者何論而臣之前後忝叨言職抵觸數三巨室者雖其本意不在於乖激而論議之睽乖朝著之睢盱究厥所以抑未必不由於此以此罪臣臣亦無辭矣今宜悉數愆殃自請罪罰而機穽之喻賫持之說又方為一時籍人之欛柄尤何敢妄自觸犯以增罪戾乎仍念臣謀身至拙涉世多乖三季外邑纔承　召命而即有嗾人逆擊之舉時議所存大可見矣在臣之道惟當屏身斂跡謹避機鋒而　恩諭開釋出於常例臣

誠感激隕結為期愚不自揣妄論時事既遞諫職猶復低徊一忝國子再入喉司非分之榮灾所生也冥行不止咎所自也跡蹙於蜚語名困於封章坐待彈射自取狼狽咋舌噬臍更有何說伏乞 聖慈諒臣危懼之悃亟 許遞臣本職仍 命削去臣名於朝籍俾臣得以杜門省愆粗守私分少弭衆怒實 天地生成之惠也臣無任惶悚戰懼祈懇之至

再疏

伏以臣受人黷黮指擬非常有異於官師之相規而孤危之蹤無人伸理狷狹之性不能容忍不得不自

暴於 仁覆之天而不自覺其語言之稍激辭氣之失乎此誠臣之罪也乃以此致勤 責諭辭旨嚴明實出於匪怒伊教之意惶感悔尤靡所自容祇當啣恩奔走以效職事而宿患風痺之症適復添劇尋單請急見阻喉司一味惶慮之際得見兼輔德李健命疏及大司諫洪受瀗避辭極口醜罵徒以快意為主事實之有無爭理之如何都不顧藉噫嘻甚矣健命之仇臣久矣健命之忿臣深矣欲一甘心理無足恠而 聖明在上綱紀在下亦不料公肆詬罵若是其狼藉也至於受瀗則未知以臣疏中何語為反罵之

辭而疑怒至此耶受憑前疏既以左袒垂激為臣罪案夫目之以左袒指之以垂激則其非循例規警等閒論斥之事可知也臣安得不以抵觸巨室自劾乎以此怒臣臣窃訝惑莫曉其故雖然臣疏所謂數三巨室之中李翔亦居其一翔於受憑為姻家至親抑無乃因此而有所過慮疑之以抑勒耶若爾則臣之所言誠為觸諱而受憑之詆臣雖至百車　日月之明必有所　俯燭者臣何必自明乎噫臣果有汚穢之事則同朝之臣亦不肯相容公言顯斥當有其人何獨此兩臣費力於臣疏既發之後若是其異常乎

詬罵之言固無事於辨詰橫逆之來不宜與之爭較況
聖教在前臣不敢更惹紛鬧而被此無限誣衊其不敢抗顏於朝列決矣伏乞
聖慈憐臣危慮之悃亟
命鐫削臣職秩以快人心以安私分不勝幸甚